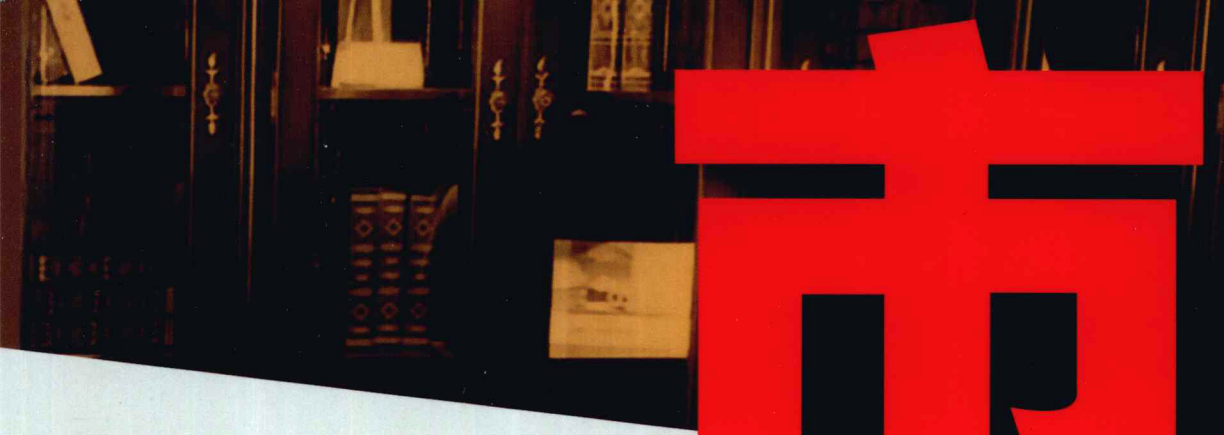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志在飞◎著

「长篇小说」

办公室

市委

在市委办公室中
中年男人是一个特殊群体
特别是一个即将跨过35岁的小公务员
事实上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最能出成绩
内心也最纠结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「长篇小说」

市委办公室

志在飞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市委办公室 / 志在飞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9.11
ISBN 978-7-214-06087-7

I. 市… II. 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7265号

- 书 名 市委办公室
著 者 志在飞
责任编辑 王 楠
文字编辑 赵晓慧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4.5
字 数 411千字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6087-7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一声急促的电话铃，将文道政从文字堆里召回来。

文道政丢下手中的笔，抬起头拿起放在餐桌上的手机。

打开手机盖，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“胡海玉”在手机屏幕上闪动。

文道政伸直腰板，靠在椅子上接通了电话。

电话里，胡海玉问文道政在干什么。

文道政告诉他，自己正在给市委高书记写报告。

胡海玉哼了一声，说辛苦了。然后说，他在清江宾馆 405 房，刘书记也在，要他赶过去。

胡海玉是市委刘谋中副书记的秘书，他叫文道政过去，文道政不敢说不。

文道政将桌上的材料齐了齐，披了一件衣服下楼去。

当文道政赶到清江宾馆 405 房时，只有胡海玉一个人在看电视，刘书记显然不在。可胡海玉说，刘书记刚走。

文道政见房间床铺上丢了一些刚洗澡用过的毛巾，相信了胡海玉所说的话。

胡海玉倒了一杯茶放在文道政的面前，眼睛仍盯住电视剧里漂亮的女演员目

不转睛。

两个星期以前，胡海玉和文道政谈了一件事：合作搞材料。当时文道政认为是合作搞一篇署名文章，因为市委办公室谈论胡海玉时说，他虽然在镇里干过镇长，调到市里来，可文字功夫不行，没有看见他写过文章。胡海玉听到这些话，有些不服，说他在乡镇担任领导职务，没有时间静下来。现在进了市委机关，他一定要写出几篇像样的文章来。

那天，胡海玉谈到与文道政合作搞文字材料，文道政满口答应了。说是合作，其实文道政心里明白，是让他代劳写好，然后署上胡海玉的名字，就像是代市委领导写署名文章。文道政自从当上市委办综合科科长，这样的事没少干过。

谁要他帮忙写文字材料，他都愿意。因为他没有其他社会关系，也没其他本事，只有手中的笔，让他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替人写好一篇文章，像是替人办了一件好事，心里自然高兴。

胡海玉平时与文道政往来少，只有刘书记有文字任务交代时才打电话将文道政召到秘书科去。可自从胡海玉请文道政帮忙写文字材料，他似乎放下了一些架子，对人也亲切多了。今晚，胡海玉打电话将文道政召到清江宾馆，说刘书记有材料交代，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。文道政心里在揣摩着。

胡海玉见电视里播出了广告，这才关了电视。他笑着问文道政最近写什么材料。文道政说在忙市委工作会议材料。胡海玉似乎才意识到马上就要召开市委工作会议的事，哦哦哦地答应着，接着哈哈一笑，算是自我解嘲。

文道政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，望着胡海玉问：“这么晚了叫我来，刘书记有什么材料任务要吩咐？”

胡海玉有些责备地说：“文老兄，没事，难道我们兄弟不能在一起叙叙？”

文道政赶忙说：“当然可以！”他心想，如果胡海玉没有事是绝对不会这么晚叫自己来叙旧的。

胡海玉说：“你我都是刘书记的人，你是刘书记一手提拔当科长的，我嘛，正在给刘书记当秘书，难道我们不像是亲兄弟？”

文道政说：“当然是一家人！”

胡海玉见文道政这么说，便说：“既然文老兄这么说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可要告诉你！”

文道政一听此言，立即竖起了耳朵。

刘书记是市委副书记，是从市委常委秘书长的位子上提拔的。他当市委秘书长时，搞科室干部竞聘上岗，文道政竞聘上了综合科科长，也算是刘书记一手提拔上了领导岗位，因为当时如果没有竞聘上岗，文道政不可能当上这个科长。所以文道政对刘书记心存感激，而且刘书记正好分管市委办公室，文道政要想在政治上进步，没有刘书记的关心是不行的。而胡海玉是他的秘书，文道政与胡海玉的关系自然是亲如一家了。

胡海玉见文道政一脸认真地听他说，便学着刘书记的口气说，今天晚上刘书记陪省纪委的一个好友吃饭，这位好友悄悄告诉刘书记，省纪委接到一封匿名信，信里反映李佩市长有腐败问题，有生活作风问题。

文道政一听，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这是什么重要的事，每天都听得到，不是听说这个领导腐败，就是听到那个领导包养情妇，不都是谣传吗？”

胡海玉见文道政如此说，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怎么没有政治敏锐性呢？这怎么是谣传呢？这是指名道姓说我们市里的李市长呢，这不是空穴来风。据我所知，李市长确实有腐败问题，比如国有企业改制，他不知拿了多少揣进了腰包。又比如说生活作风问题，大家都知道，他与市审计局的一个叫梅雅静的美女搞到一起，有人还看见他们手牵手散步呢！”

文道政见胡海玉严肃认真的样儿，收住笑，问：“李市长真是这样的人？”

胡海玉用刘书记批评人的口吻说：“你文道政不用脑子想问题！”

文道政听过传闻，李市长要将全市最大的水电站——青滩水电站贱卖掉，因为清江市搞城市建设欠下一笔巨款，等着卖了电站来偿还。要卖掉电站自然有不同的意见，有人反对，有人赞成。还没有定下来的事，已经有人告到上面去了。

文道政见胡海玉批评他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李市长在文道政心里的形象还不错：说话挺和气，办事也实在，不抽烟、不喝酒，而且经常以步代车，到近的地方开会也不坐车，走着去。有人说他是“平民市长”。

胡海玉见文道政若有所思不说话，开导他说：“李市长的腐败问题上级要搞个水落石出，要把他彻底抽出来。李市长不倒，刘书记就没有机会当市长，我们兄弟便没有机会出头，市委办压着的干部太多了！”

文道政望着胡海玉，不知他说些啥。

胡海玉拍了一把文道政的肩膀，说：“你看你，市委的大笔杆子，怎么这个问题还不理解！”

文道政回过神来，哦哦地答应着，说：“我懂我懂！”

胡海玉认真地说：“这个问题不懂，就是不讲政治！”接着，胡海玉压低声音，说：“省里领导很想知道李市长怎么个腐败法，贪污了多少？有多少个二奶？在几处购了房？都要知道！现在的领导个个都是老狐狸，狡猾狡猾的，贪污的钱藏在别处，包养的情妇藏在其他城市很难被发现！”

“要上级纪委下来查查，保证查得出来！”文道政说。

胡海玉睁着一双狐疑的眼睛望着文道政说：“查得出吗？纪委是一只猫，想抓老鼠，但老鼠身边有老虎，猫敢动吗？再说，查案没有依据，纪委如何下手呢？”

文道政想了想，认为胡海玉说得有道理，说：“只要有线索就好办！”

胡海玉逮着文道政这句话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说得对，我们就是要给省纪委提供线索！”

文道政听胡海玉这么说，知道今晚要他来是为了搞李佩市长的黑材料，文道政一下子紧张了，心怦怦直跳。

胡海玉接着列举了李市长的“十大罪状”。显然，许多事文道政听都没有听说过，今天一听，吓了一跳。胡海玉滔滔不绝地讲着，要文道政用笔记起来。文道政不太情愿，胡海玉掏出了笔和纸递给文道政。

胡海玉罗列了李市长“十大罪状”后，便将写黑材料的有关事项说了说，告诉文道政不能用真实姓名，取一个笔名，什么“魏党忧”“魏民呼”等等都可以，不写要落款时间了，写好打印50份，给中央、省市领导都寄过去。

文道政心里有些发怵，李市长与他无冤无仇，只是凭胡海玉一张嘴说出的罪状就要整出个黑材料来告状，对李市长不公。

胡海玉没有理会文道政，笑着说：“李市长有没有罪，看你写得像不像。现在的反腐小说，将腐败分子的像画得栩栩如生，你是全市一支笔，肯定写得像！”

文道政听了，心里哼哼一笑，没有吭声。

胡海玉说话像是刘书记，他手一挥，说：“赶紧写，事成了有好处！”

文道政开玩笑说：“有什么好处？”

胡海玉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怎么没有好处呢？刘书记当了市长，你去政府当秘书长，难道少了你的好处？再说呢，青滩水电站要改制要出售，由我们来操纵，老板我们来找。哈哈，老兄，这一单生意，保证你能分500万，你一辈子，你子女一辈子都够了！……要把眼光放宽点，放远点，事成了，大家都有好处！”

文道政听到这些推心置腹的“真心话”，心里非常兴奋，要是成功了，当官发财的好处他全都有了。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爬格子十多年，写的都是些官面文章，那些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，印在各种资料上的公文，写了就写了，也没有人许诺给什么好处。今天要整黑材料，事成之后会得到如此丰厚的报酬，他怎能不兴奋呢？文道政干了七八年综合科科长等着要提拔，可是文电科科长张书芝，督查科科长陆仁元，行政科科长潘勇都是老科长，都是他的竞争对手。市委办副主任空了一个位子，大家都虎视眈眈地望着。他家住的房子陈旧破烂，他若有钱，就马上换新房，炒股亏了的钱他要补仓赚回来，还有他妻子一天到晚嚷着骂他是“小瘪三”“穷光蛋”，他心里憋着一口恶气呢。要是有钱了，一切都好说。

胡海玉见文道政有些兴奋，赶忙说：“动手吧！金钱美女、当官发财的机会就握在你手上。”正说着，手机响了，他妻子说他女儿发高烧。他急急地交代了文道政几句，离开了。

文道政帮刘书记退了房，也离开了清江宾馆。

文道政从清江宾馆回到家里已经是午夜了。他悄悄地开门又悄悄地坐在餐桌边，因为房子窄，他写材料只能在餐桌上。他拿起笔想接着写市委高书记的报告，可他没有办法再进入角色。他脑海里想的尽是如何写好李市长的黑材料。

文道政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重新坐回餐桌边时，突然心里一惊，脑海里涌出一串疑问：是刘书记让我写的吗？刘书记与李市长是什么关系？李市长真的那样腐败吗？……文道政想来想去，直到凌晨两点钟也没写成一个字，只好放下笔回房睡觉。

文道政很想问问胡海玉，是不是刘书记让他写的？但如何好问呢？他转念一想，不是刘书记授意，难道胡海玉敢假传圣旨？想必是刘书记想当市长，所以，叫手下搞点小动作。刘书记对自己有恩，不写对不住他。而李市长真的那么腐败？文道政心里特别矛盾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晚上也无法入睡。

第二天上班，文道政打电话给胡海玉，询问他女儿的病情，顺便也想探听一下他对“黑材料”的要求。但胡海玉说她女儿的感冒已经好转，没有大碍，只字没提“黑材料”的事，还说下午要陪刘书记去北京开会。

文道政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刚放下电话，市委分管文字工作的刘秘书长打电话来，要文道政代他去参加市委中心组（扩大）学习，听专家讲课，他赶忙答应了。

刘秘书长的司机小袁将文道政送到清江剧院，文道政手里拿着入场券左找右找，在一个打扮时尚的女士旁边坐下。剧院里坐的大多是部委办局的领导，大多数与会者都认识，但报告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没有与他们打招呼。其实，也没有必要打招呼，因为他是代人来开会的，心里有些难堪。

他悄悄坐下来，感到一股香气扑鼻而来。他瞟了一眼旁边的女士，吓了一跳，市里竟然还有这么年轻、漂亮的部门领导！不知是哪个单位的，文道政从来没有见过她。

虽说同在市直机关上班，可清江市的市委大院和政府大院却相距一公里之遥，中间横着一条清江，就像楚河汉界一样隔着。因此，平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很少走动。过去，政府的一些部门向市委报送材料还得亲自跑一趟。现在可好，有了传真机，有了互联网，连路也懒得走了。有了急件发传真，或是打电话告诉对方，E-mail已经发过来了，你去电脑里查查，打一份出来即可。除了召开会议，过去经常见面的老朋友、老同事都很少见面，偶尔碰上了都有些陌生感了。所以，没有见过面也不奇怪。

昨晚的事让文道政心里打了个结，一上班，便想找政府办综合科的老朋友龚科长聊聊天，顺便从龚科长的嘴里探听下李市长的从政情况，不想刚到综合科就被刘秘书长抓来代他听课。他听了一个开头，便低下头想自己的心事。旁边那位漂亮的女士却一直不停地做笔记，他出于好奇侧过身多看了她几眼。

这一看，让文道政对她的兴趣更浓了。原来，这个漂亮时尚的年轻女士左手的手掌上有一颗小朱砂痣，就在她侧过手掌时，他发现了这个秘密。文道政的妻子胡莉曾严肃地告诫过他，千万别和陌生的漂亮女人说话，可是文道政看了这个女士手上的痣却有些冲动，忍不住想和她搭讪，因为文道政的手掌上也有一颗小朱砂痣。算命先生说，那颗小朱砂痣藏着一个秘密。

文道政等到她停下笔来，才悄悄地侧过头去问她是哪个单位的。她有点羞涩地告诉文道政，是市审计局的，接着又马上补充了一句说，她是替单位领导来听课的，单位领导去省里开会了。文道政笑笑，悄悄地告诉她，他本人也是个“替身演员”。说完，两人相视一笑。也许都是“替身演员”的缘故，这让他们放松了许多，感到不再那么紧张和不自在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文道政又悄悄地问她叫什么名字。她马上在笔记本上写道：“梅雅静”。写完后送到文道政面前让他看。

文道政一看“梅雅静”三个字，又惊又喜，忍不住用狐疑的目光望着她。

昨天晚上，胡海玉告诉文道政，李市长的情人就是市审计局的梅雅静。文道政望了望梅雅静，心想，这个女人就是自己写黑材料的对象。她是李市长的情人吗？文道政望着她那白皙文静的面庞问自己。他立即有种异样的感觉袭上心头。他马上将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写在笔记本上呈给她看。梅雅静很会意，将文道政的手机号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，并侧过身将自己的手机号写在笔记本上。文道政掏出手机将梅雅静的手机号存进自己的手机里，在姓名栏上用了个特殊的英文符号。

存完手机号码，文道政感到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。他一定要想办法和她联系上，从她身上探听李市长的秘密。

散会后，文道政试图问她讲课中提到的一个问题，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的问题。因为专家讲课时说，全国许多国有企业改制没有经过审计，清江市也一样。梅雅静笑笑，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，却没有回答。

吃了中饭，回到综合科，文道政掏出手机给梅雅静发了一条信息：“认识你很荣幸！”不到一分钟梅雅静回了信息：“我也一样。”文道政欣喜若狂，他感到梅雅静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公主，她也很平民，他感到自己抓住了进一步了解李市长的突破口。

可是如何回复信息呢？初次见面，说多了显然不合适，但不说觉得不过瘾，怎么办呢？文道政灵机一动，马上发了一条向她请教有关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的信息。梅雅静过了一会儿回了一条信息，她也客气地向文道政请教，因为她也有困扰和难题。也许是相互客套，文道政回了一条信息：“找个机会探讨。”

刚发了信息，文道政又收到一条信息，打开一看是胡海玉发来的，问他材料写得怎么样了。文道政不好说实话，只好委婉地告诉他正在写。胡海玉发信息要他抓紧点。

下午两点半刚上班，刘秘书长问市委工作会议的材料写得怎么样了，顺便问文道政上午听课有什么收获。

文道政想都没想，信口说：“有收获，收获很大！”

刘秘书长笑笑，问：“有什么收获？”

文道政心想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梅雅静，但他灵机一动，立即说：“长见识，有启发，受教育！”

正在这时，老李走进来，告诉刘秘书长有人在他办公室门口找他，刘秘书长甩了一句话，要他们抓紧时间将报告弄出来，然后走出了综合科。

老李来得正是时候，文道政冲着老李充满感激地笑笑。老李望着文道政，不知道他为何如此高兴。

3

文道政望着老李微笑着。

老李见文道政高兴，便问文道政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。

文道政笑笑，开玩笑说，会有什么喜事呢，天天握着笔写报告，写不出钞票来，也写不出美女来。

老李顺口说，怎么写不出呢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停了一会儿，他问，是不是刘秘书长给你透露了风声，要提拔你了？

文道政从抽屉里拿出没有写完的市委高书记的报告，说，哪是什么提拔的事，八字没有一撇，是上午代刘秘书长参加市委中心组学习，听专家讲课。

听讲课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？好像是得了什么好处一样，老李弄不明白。见文道政低头写报告，便走出了文道政办公室。

文道政想着上午发生的事。昨晚胡海玉要他写黑材料，要将李市长写成一个包二奶的禽兽，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。李市长的情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狐狸精。没想到，材料没动手写，碰上了当事人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

文道政看看自己的手掌，那颗小朱砂痣有点痒痒的，像是对他笑。想到梅雅

静的手掌也有一颗痣，冥冥之中，也让他对她有点好感。但一想到她是李市长的情人，心里又有点反胃。

正在想着，吴德容敲门进来，问报告写好没有，他拿去打印。

文道政写好最后一个字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
吴德容接过报告，没有立即去打印，而是神色郁郁地问文道政，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缘分之说吗？

文道政知道吴德容正在谈女朋友，便说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

吴德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嘴里哦哦地应着开门走了。

文道政将报告写完，感到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他看看时间，快要下班了，正要收拾办公桌，突然想给市政府办综合科龚科长打个电话聊聊天。他拨通电话，与龚科长寒暄了几句，便拐着弯谈到了李佩市长。龚科长专门写李佩市长的报告，对李市长当然了解得很清楚。可是，龚科长不愿意谈及顶头上司的坏话。文道政将李市长包养情人的道听途说讲给龚科长听，龚科长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还笑话文道政老土，现在领导找个情人算个球，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文道政见龚科长这么说，不好再问什么，笑笑挂了电话。是不是每个领导干部都找了情人，包了二奶，或者都有红颜知己？难道梅雅静真是李市长的情人？

文道政心里想着，关了办公室的门，走到市委大院，突然看到文电科科长张书芝和他打招呼，他挥了挥手，算是回应了他。

文道政推出单车，用一个熟练的动作骑上去，汇入了下班的人群。

文道政的家住在市委老宿舍里，骑单车约十分钟路程，所以他不坐市委办的班车，也不挤公共汽车，骑辆单车来去自由。

单车很快绕过一个弯，来到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来。这时，文道政发现一群人在围观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文道政推着单车向前走了几步，他看见一个阿姨正扶着一个病人向路人求救，可路人都在看热闹，谁也没有给她帮助。文道政赶紧将单车靠在路边的樟树下，然后走过去，原来是一个大伯得了急病需要送医院。文道政很迅速地拦了一辆的士，将大伯送往医院。

将病人送到医院，文道政像病人家属一样忙乎，帮助病人挂号、交费、办住院手续，跑上跑下。阿姨姓田，她不停地感谢文道政，也急着打电话找自己的亲人来。

文道政去楼下排队取药，过了一会儿来到病房时，他突然眼睛一亮，看见一

个非常熟悉的面孔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那人正是上午刚认识的梅雅静。

梅雅静转过身，看见文道政正拿着药站在她面前，她吃了一惊，随即说：“啊！怎么是你？”

文道政也感到很意外，怎么梅雅静会仙女下凡一样出现在病房呢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亲切地问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田阿姨站起来问他们：“你们原来认识？”

文道政怕引起误会，赶紧说：“上午刚认识，在市委中心组学习时坐在一起！”

梅雅静向文道政介绍说：“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。”

文道政听完介绍后才知道她赶来医院是看父亲的。梅雅静的父母都是省军区的干部，刚从部队退下来。父亲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，母亲是军医。她父亲患的是心血管疾病，因抢救及时，没有出现生命危险。

田阿姨对文道政感激不尽，文道政有些不好意思。

这时，梅司令员也慢慢恢复了元气，他想挣扎着坐起来，被护士制止了。梅雅静赶紧坐到父亲身边，握住他的手。梅司令员抬起手，轻声叫文道政。文道政走过去握着梅司令员的手。梅司令员连声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文道政双手握着梅司令员的手，说：“不用谢，不用谢！”

说这些话时，他望了一眼梅雅静，见她正在看他，四目相视，各自的脸上飞起了红晕。

文道政将医院办理手续的事移交给梅雅静，并帮她一起去取了一些药。他陪坐了一会儿，才记起单车还锁在那棵樟树下，他该回家了。这时，田阿姨也催文道政回家去，文道政才离开病房。

梅雅静将文道政送出了医院，他们站在医院外说了一会儿话。

梅雅静告诉文道政上午听讲课她坐错了位子，本来是楼上17排7号，却坐到了楼下17排7号，单位领导还说她没去听课，还好她记了笔记。

文道政听了惊呼，真的吗，那么巧？

梅雅静说，是真的，真是巧。说着他们都笑了。

文道政回到家，妻子胡莉还没有回家，女儿琳琳放学了，正在看电视，动画片的声​​音特别大。胡莉已经下岗，经营着一家服装店，店名就用女儿的名字命名为“琳琳服饰”。当时胡莉得知自己快下岗时，感到生活已无出路，未来很渺茫，整天垂头丧气。有人曾建议文道政通过关系将妻子安排到街道或社区去打份工，

工资虽不高，但轻松有保障。文道政感到自己没有关系，凭自己的能力办不到，便在步行街租了个20平方的小门面让妻子搞个体经营。

道政下厨房做饭菜，胡莉打电话说不回家吃饭了。

吃了饭收拾好，琳琳关了电视机坐在书桌上做作业。

文道政闲着没事，掏出手机想给梅雅静发条信息问问她爸爸的病情，但手里拿着手机却没有发信息。他犹豫了片刻，决定买点水果再去看看病人。

买好礼品，文道政打了一辆的士赶到了医院梅司令员的病房。

只有梅雅静坐在病房看书，守在父亲身边，梅司令员仍在打吊针。

见文道政提着一大袋东西轻轻推门进来，梅雅静赶紧站起来迎接，她轻声说：“你又来了！”

文道政见梅司令员在休息，点点头，没有吭声，轻轻将礼品放在旁边的桌子上。

梅雅静让文道政坐，轻声说她父亲刚睡下，她劝妈妈回家睡觉了，老人家熬不了夜。文道政听了点点头，表示赞同。可是梅雅静一个人守在医院，难道她家没有其他亲人？她没有男朋友？

梅雅静似乎看出了文道政的心思，告诉文道政她有一个哥哥在美国定居了，其他什么也没说。正在这时，文道政的手机响了，他赶紧摁了电话走到外面的走廊上去接。是妻子胡莉从家里打来的，文道政赶紧编了一个理由，说市委领导急需一个材料，他正在加班，晚上可能不回家。文道政想都没想说出晚上不回家，他心里猛然一阵惊慌。文道政总是这样，什么事总喜欢想得复杂一些，说晚上不回家，回去了没关系，若说马上回家，晚上回不去那可麻烦了。胡莉听到文道政晚上搞材料不回家，嘴上嘟囔了一句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文道政轻轻推门进病房，这时，梅司令员要下床小解，文道政赶紧走过去帮忙。梅司令员小解的时候，文道政想，梅雅静若一个人在病房守候父亲肯定不方便，便决定晚上留下来一起陪她守候。

这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，梅雅静倒了开水，服侍梅司令员吃了药躺下。梅司令员很感谢文道政，口中说让他回家去。其实梅司令员患病时，他多么希望他儿子能守在身边，晚上起床小解，梅雅静一个女孩子实在是不方便。其实，心血管疾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发现了，日后多注意保养，遵医嘱吃药便是了。这是一种富贵病，断不了根，要花时间花精力养着。梅司令员体质好，不会出大毛病。他心里想，等明天好一点回家养着，老伴也是医生，在家一样可以打针吃药。

梅雅静见父亲叫文道政回家，她才记起文道政应该回家了。

她望着文道政笑着说：“你回家里去休息吧，这儿有我不会有事！”

文道政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让我陪你一起守夜吧！”

梅雅静推辞着文道政的好意，决意让他回家。毕竟他们刚认识一天，怎么能让文道政为父亲熬通宵呢。但她立即意识到她一个人守候的孤独和不便，于是没有再坚持让文道政回家，而是嘴里说：“让你一起熬夜真是不好意思！”

文道政赶忙说：“没关系！我加班搞材料经常熬通宵！”

梅雅静听文道政这么说，望着他微笑。

文道政心想，虽然都是熬夜，但意义不一样。今晚做了一件好事不说，主要是他走近了梅雅静……